



加拿大文学之父
原版原插图再现

林中铁匠铺

[加] 查尔斯·罗伯茨 著
稻草人童书馆 译
南来寒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林中铁匠铺

[加]查尔斯·罗伯茨 著

稻草人童书馆 译

南来寒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中铁匠铺 / (加) 罗伯茨著 ; 稻草人童书馆译 ; 南来寒主编. — 北京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304-07062-5

I. ①林… II. ①罗… ②稻… ③南… III. ①童话—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2477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林中铁匠铺

LINZHONG TIEJIANG PU

[加] 查尔斯·罗伯茨 著

稻草人童书馆 译

南来寒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66490011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统筹策划: 周 朋

策划编辑: 王海东

责任编辑: 冯 欢

版式设计: 徐小如

责任印制: 赵连生

责任校对: 张 娜

印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本: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48mm×210mm

印张: 6.75

字数: 12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7062-5

定价: 1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第一部分
马克

- 第一章 铁匠铺被抓 /3
- 第二章 神父的阴谋 /11
- 第三章 塔明的计谋 /15
- 第四章 州长的署名 /24
- 第五章 海上逃离 /33
- 第六章 偶遇格鲁 /43
- 第七章 指挥官受窘 /52
- 第八章 神父不请自来 /61
- 第九章 神父再次出击 /71
- 第十章 白色衬裙布 /79
- 第十一章 情真意切 /88

- 第十二章 奇怪的搭档关系 /101
- 第十三章 我的搭档 /110
- 第十四章 搭档的好枪法 /118
- 第十五章 格鲁的表演 /128
- 第十六章 挫败敌手的锐气 /138
- 第十七章 深处一夜 /146
- 第十八章 普利茅斯纵帆船 /153
- 第十九章 加索尔海峡旁的营地 /162
- 第二十章 分道扬镳 /173
- 第二十一章 格朗普雷之战 /183
- 第二十二章 布莱克神父暗中偷袭 /193
- 第二十三章 铁匠铺再会 /203

第一部分 马克

第一章 铁匠铺被抓

活着真好，特别是在这样的下午：灿烂的阳光透过层层枝丫，穿过整个路面，平洒在铁匠铺布满灰尘的地板上。马克坐在里屋的一块木板上，他身材修长，脸庞黝黑。马克出生在贝尔岛，自然长着一张贝尔岛的脸，他的祖母是佩诺布斯科特的印第安人，由于遗传的缘故，马克的脸又显得瘦削粗犷，通红发亮。这个懒小子见到勤快的我也不觉得害臊，只顾噤里啪啦地说着话，话多得足以惹恼他那佩诺布斯科特的祖母。不过能再次见到这小子我还是很高兴，这场战争让我心生厌烦，因为它我们得马不停蹄地从路易斯堡跑到黎塞留河。

我来回不停地拉着风箱，焰火在炉膛内欢快地跳跃着，我将长矛的尖头部位伸向灼灼燃烧的木炭。焰火慢慢变小，我看到一些小鸱鸒，欢快地扇着翅膀，呼呼地从路面一闪而过。人往往在吃饱喝足后不愿动脑子，的确是这样，因为我本应该去探寻一下这群鸱鸒为什么会飞得那么快，但我才没有那么去做呢。我转过身来，一只脚靠在铁砧上，听着马克唠叨，不再理会发红的烙铁，任其自然变冷。其实我早被这个孩子讲的内容弄得昏昏欲睡了，不然的话，我肯定可以感觉到那束带有敌意

的目光，这目光是透过烟囱旁边那堆木头的裂缝看过来的。但实际上，我就像根木头一样丝毫没有察觉到。

“对啊，父亲，”马克说，然后他停了下来，浮想联翩良久之后，才又继续说，“你会喜欢她那头红发的，那可是真真切切栗红色的红。不过她姐姐的更红就是了。”

他居然知道我对这种颜色的头发情有独钟，对此我不由得欣然一笑。不过此刻我想的不是女人的头发，不然我肯定会追问她姐姐怎么样之类。我的心早已云游到另外的事情上去了。

“对了，那些快要被推翻的英国人怎么想的啊？”我问道，“他们还自我吹嘘说摇摇欲坠的安纳波利斯足够坚固以抵挡我们的抗击吗？”

小伙子的脸唰地红了，他生气地从凳子上直起身来。

“父亲，你是说我当时与那州长在城堡交谈甚欢吗？”他冷冷地问道，“除了普鲁登斯和她的姐姐，还有那孩子，我没和其他任何英国人讲过话。”

“为什么不呢？”我说，不想承认我有说过任何激怒他的话，“每个人都知道你对英国人的态度特别好，而且我想你在安纳波利斯肯定很受欢迎。我知道，那州长充分利用了我们这些对英国人有好感的人。”

马克站了起来，修长匀称的身子高出我这个父亲半个头还多，他又是困惑又是生气地盯着我。

“你以为我知道了拉姆齐的所有计划之后会跟这些英国人说吗？”他大声地说道，语气中夹杂着强烈的谴责。

现在，我已经充分了解到他生气的缘由了，对此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尽管我知道他不能容许自己的尊严遭受任何的践踏，可我从不曾怕过，除非我发现他同情的全是英国人。他是个很会思考、善于为自己着想的孩子，即使现在才二十岁，但他的思想已超出同龄人了，比他们更有头脑。所以，我说，他的怒火其实倒让我大大地高兴了一回。但是我没有点破，而是故意继续激怒他。

“啧，”我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拉姆齐的计划，谈谈它们一点也说不上背叛嘛。”

马克再次坐了下来，瘦削的脸上浮起一丝淡淡的微笑。虽说他有时就是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大部分时间他还是跟印第安人一样不苟言笑，比较严肃。

“父亲，我知道你在嘲笑我，”过了一会儿，他一边说一边重新点起了烟管，“确实，你非常清楚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一如既往。只要有那么一丝机会英国人能够和平统治阿卡迪亚，我都会强烈建议我们完全同意他们的统治，诚心地服从他们的管理，谁说他们不会温柔大方地对待我们呢，而且我非常确信仍会是他们继续统治我们，因为在这场与法国的较量中，他们获胜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是这场较量还没开始，所以对我来说

就只剩下一边了，而且我相信那一边是要输的一边。虽然作为一个孩子我非常喜欢那些英国人，但是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去抗击他们。我怎么能不和你站在同一面战旗下抗敌呢？”

“不管我们的意见如何不同，你仍然是我的好孩子。”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有些温柔，一点儿也不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不过请不要忘了，三年了，我才只见他短短的三天啊。他以前在魁北克的格朗普雷上学，没有跟着我四处流浪，所以这算是我第一次亲见这么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我的高个子儿子。他的母亲在他还没断奶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母亲算是有一定的身份了，她是圣卡斯坦男爵的女儿，尽管这位男爵的地位是靠他母亲的佩诺布斯科特血统获得的。马克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身为一名丛林游击兵的我很少见到他，不过之前一直将他当成一个孩子的我对他可是极度温柔的。现在，我得对他刮目相看了。

我吹了吹木炭好让它再烧旺点儿，然后就转向马克，喉咙里像塞了什么东西似的。

“但是，孩子，你对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对阿卡迪亚人失去了信心，上帝为鉴，我们会在一年之内将英国人一路驱逐出佩诺布斯科特，阿卡迪亚会再次看到三色旗帜又一次飘扬在王室港的城墙上。”

马克缓缓地摇了摇头，眼光似乎追随着地面那团模糊的图案阴影。

“对我来说，”他说，带着一股强烈的信念（这股信念深深地刺激了我，尽管我知道他还很年轻，没有经验），“我倒情愿有一天三色旗可以从魁北克省的铜墙铁壁上降下来，虽然这一天可能很遥远。对阿卡迪亚人来说，过去的一年很明显地预示了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布莱克神父是不会让我们这些阿卡迪亚人好受的。”

“我想你是指加恩吧？”我说，“他既是法国的忠实奴仆，又是我讨厌的邪恶牧师。他是个危险的人，不要去惹怒他，马克，不要胡来，不要与布莱克神父为敌。”

马克的唇边又泛起一丝淡淡的笑容。

“父亲，恐怕你说得太晚了，”他静静地答道，“那个布莱克神父已经盯上我了。他目前还是挺‘看重’我的，居然把我当作他成功道路上的一个障碍。我让不少人看清了他的罪行，因此他在很多教区都失去了信誉，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会图谋对我进行报复。”

我的脸一下子黯淡下来，因为我怕坏神父，特别是当我一点儿也不尊敬好神父时就愈加害怕坏神父，承认这一点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我重重地翻了翻煤炭里的铁，然后大声高呼道：“哦，好吧，我们没必要这么担心。我觉得跟布莱克神父一样强壮的人多着呢，比他还邪恶的也不少啊。”我姑且这样说，实际上我并没有那么自信。

此时，从铁匠铺另一头的树上传来一只大黄啄木鸟尖锐而清脆的叫声。我立刻竖起双耳，绷紧全身的肌肉，生怕会发生什么事。

马克有点儿惊讶地望着我。

“不就是只啄木鸟嘛！”他说。

“可现在才春天啊，”我争辩道，“它的叫声就成这样了。”

“它叫得不合时宜，预示着坏事将要发生啊。”马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要是这一切发生在危险的边疆地带，如黎塞留河或西部，或者说靠近血腥的马萨诸塞州一带，那么我的怀疑肯定会变成警觉。但是在这个介于哈比滕和卡纳尔之间的宁静之地，我放松了戒备，事实上，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会儿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啊。我不再去想啄木鸟了，倒是想起了马克口中那个红头发的姐姐。虽然我不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她，但不管怎样我想到了她。

“孩子，你当时是怎么做到只与普鲁登斯小姐、她姐姐和那小孩这三个英国人见面而避开其他英国人的啊？选择在漆黑的夜晚爬后窗？不过稍微想一下，记得四周前的今天，当你还在安纳波利斯那会儿，月光应该很明亮啊。”

“不是这样啊，父亲，”马克答道，“比那简单得多，也没那么冒险。大概就是镇子出口是条小河，叫埃基耶河，高高

的河岸旁边是一片隐蔽的沼泽地。那里很好玩，两姐妹都喜欢跑到那儿去，我就经常与她们在那儿会面。密斯巴有时会避开普鲁登斯和那小孩，一个人跑到水边去看涨潮，所以我就有大把机会接近普鲁登斯。由于时间短暂，我没放过一分一秒。”他淡淡地补充道。他的直率彻底把我逗乐了，我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在铁砧上打着那块烧红了的铁。

“那个，”我询问道，“那个很识时务的头发更红的姐姐是谁啊？”

“哦，对了，”马克继续说道，“我忘了你对她还一无所知呢。她是密斯巴·汉福德夫人，汉福德上尉的遗孀，据说上尉和州长还是远房亲戚的关系。她的财产在安纳波利斯及其周边地区，她住在那里管理它们，并让普鲁登斯做伴。她的孩子四五岁，是个黄头发、红润润的小男孩，名叫菲利普。她很高，高出普鲁登斯一个头，当然年龄也比普鲁登斯要大，大概大八岁吧。她非常漂亮，不过没有普鲁登斯漂亮。总之……”

他说到这儿时我打断了他。

“那个印第安人在干吗？”我大喊道，眼光越过马克的肩头朝前望去。

马克腾地一下子站起来，朝四周警觉地望了望。一个印第安人，正提着一棵挂着三条美洲西鲱的小树苗过来了，他就这样突然出现在路上，出现在铁匠铺的门前。他两手紧抓着自己

的头，显然头晕得很厉害。然后他手中的鱼掉了，接着他自己也脸朝下倒在了马路中央。我记得当时他的双腿很幼稚地伸开着。马克立刻关切地走到他身旁。

“小心！”我大叫道，“有可能是陷阱，这看起来多不自然啊！”

“能是什么陷阱啊？”马克一边问一边将那个人的身体转过来，“是里德·穆斯，一个来自舒贝纳卡迪的米克马克人。我不喜欢这个种族的人，不过自从他去年在加索尔的一场战役中弄伤了头，他就很容易生病。让我们把他移到阴凉的地方去吧，这样他很快就会恢复过来。”

我立刻走到马克身边，然后我们弯下腰抬起那具看似毫无生命气息的躯体。然而就在一瞬间，我的脖子被扼制住了，双臂也被抓住了。同时，我听到马克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和痛苦扭曲的呻吟声。自然下一刻我的反应就是拼尽全力扭动和挣扎企图摆脱控制，但这是徒劳的，我的手脚很快就被绑住，然后发现自己坐在地上倚靠着铁匠铺的门柱。马克也像我一样被绑着，躺在路边。一个脸上涂了油彩的印第安人坐在他身旁，双手侍弄着自己受伤的下巴。十来个米克马克人在我们身边站着。穿着黑色大褂的布莱克神父斜靠在我倚靠着门柱上方，他先用眼睛扫了我大概十秒钟，面带笑容而又不失深深的讽刺意味，然后叫他身边的随从把马克扶起来背树而立。

第二章 神父的阴谋

一见到布莱克神父的那张笑脸，我立刻就意识到我们刚刚遭遇了什么，我差点儿就要大发雷霆，差点儿就要揭露神父的本来面目，好让那些人明白过来。但是一听到神父对那些下令让马克背树而立，我瞬间心灰意冷了。他们有很多人，其中还有些女人，上帝怎么不帮帮我啊，导致我就这样被五花大绑，还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抓，孤立无援地背树而立。简直难以置信现在做出这种事情的居然是教堂里的神父，这与他的职业多么不相称啊。我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跟那神父客客气气地讲话。

“先生，我清楚地知道，”我平静地说，“抓我跟我儿子是个严重的错误，对此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快给我们解释的，不然你会很没面子。不过我可以等。”

布莱克神父的脸上依旧带着笑容，慢慢地上下打量着我。虽说我见过他很多次，但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面对他。我知道这个人，他精力旺盛，身材高大，差不多跟马克一样，背是驼的，但却很结实。他一会儿快速移动就像精力过剩似的，一会儿又懒懒散散地踱着就像精力耗竭了一般。我一看见那张脸就很讨厌，当然更讨厌那张脸的主人。他的下巴硬硬的、宽宽的、瘦

瘦的，既没弹性也没人性；前额高高的、紧紧的，残酷而狡诈；眼睛窄窄的、青青的，发着微光。最让我反感的要数他的鼻子了，那鼻子长长的，根部厚厚的。“总有一天，我要打断他的鼻梁。”我心里念叨着，看着他一点没变的笑脸我心里就很不爽，备受煎熬。

“这位布里亚尔先生，相信我，我是不会搞错的。”他仍旧笑着说。

自然，在他那句声明之后，我肯定不会再对他客气了。

“那么，神父先生，”我冷冷地说，“那你就是个疯子，卑鄙小人，你该跪下来请求我饶恕你的暴行。我保证，你会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的。”

神父微笑的脸上开始呈现些许愤怒。

“别慌嘛，布里亚尔先生，”他说，“你会非常安全的，因为我知道你对法国很忠诚。至于你刚才对神圣教堂的出言不逊，还有你那很危险的儿子，在我看来，这些绳索对你来说会是个足够而有益的教训。”

“你得到的教训将会足够而无益，我保证。”我说。

“至于这个家伙嘛，”神父完全不理会被我打断，继续说道，“他是个间谍。先生，你应该知道间谍的下场。”

我看到马克在严厉的控告下变得激动起来，瘦削的脸庞通红通红的。